

朱子大全

冊
卷

1

2

3

4

5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林德久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衆說亦有功俟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

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王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答林德久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疑一

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尙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爲過也熹所論別紙錄去然其大意不過欲姑存而未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

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間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

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卽自可見也中庸游楊說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遞中附數字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此函答林德久

目盲益甚它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久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
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
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說只且如
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
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
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
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
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
見矣德脩王文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
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答林德久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

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
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尙欲脩
一兩處以或問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
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
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
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
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
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
大於愛親

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
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

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因不失親近於義禮橫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

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伊川以爲且爲學者立下一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爲行著習察則皆聖人進德次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爲誠之事初無節次以

耳順爲不思而得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所謂不思不勉

大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卽道體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不謂大方豈真法度也未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迷昧矣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徹又曰言不惑則自誠敢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

見二說如何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誨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恐欠深潛
密察之功故夫子誨之者如此上蔡謂死生之說鬼神
之情狀爲學者當知千歲之遠六合之外爲學者所不
必知死生鬼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
夫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子路從事於功用
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誨其務實之意
不必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皆以爲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
善而失其所習與若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爲過
竊意巧令者務悅於人失其本心甚矣若如諸說恐離
心迹於二而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蓋爲鮮字所惑又爲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詞
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非仁也知巧言令
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
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
直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
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己
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
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卽操存求
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
謂所謂知性卽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
則能盡其心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若直字絕句則直仍論氣之體若剛字絕句則直是養氣矣二者未知孰是如楊遵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嫌將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爲絕句至常思之人心平氣定不爲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可屈一爲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卽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又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理義配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而既成者也龜山謂氣無聲之可名故難言之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一似氣道義各爲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靖謂其

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
學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而氣爲之主
兩說未知如何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詞亦未能盡曉併
告開發

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考當見不敢曲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義是承
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則積集衆善工
夫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
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
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

以宜爲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
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
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
其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人
爲不得參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
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
言也至觀順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
善凡所謂不善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參合看而後
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
言蘇黃門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
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耶

楊蘇之說皆非是蘇之失
尤甚此類須痛與辨析方

夫見工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
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必待湯
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智聖一章自集大成也者以下舊見鄉人陳先生說孟
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戶故分智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
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
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
者恐爲智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
所偏也如橫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智
之事也豈所謂智亦生而知之者否

孟子此言固專爲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及學

者功夫次第不少說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戶及聖人之功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戶之可言然其所謂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處而入則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稟而言則如子越椒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稟氣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爲不善之意然濁水沙石非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曉所指

此章性字說得最雜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耳

生之謂性一章集註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也嘗觀釋氏之說止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今其徒之說

昔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爲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
與氣而言性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人賦氣成形
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
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
今周流而無間橫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而有形聚
成物形潰反原之說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
墜如其說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氏亦謂死而不亡
至於聖人之於喪祭求諸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無
物耶

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魂游魄降
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
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爲此
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

之意思又別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才無有不善伊
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
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
著見處是才或所以能充拓者爲才也

性既本善則才只可爲善爲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然
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請更詳之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焉上下
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是天地之性否橫渠所
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
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已詳之可考

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迹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此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自可見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至竊謂此段論至理徹上徹下本自完具初無天人微顯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卽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竊謂此段論中之體
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
存所論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答敬而無失
持養於未發之前否

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節雖
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
耳

答林德久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
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
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
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
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

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答林德久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既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爲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棟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答林德久

待次閑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官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

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
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
已略用己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
未精齟齬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
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
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
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
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
悼耳

答林德久

熹疾病益侵氣瘁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尙能讀書而
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少
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橫議官吏過憂久不得上

至煩臺評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此旣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佳此題目本不好做想亦只得且如此說過耳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武成錯簡尋常如何讀韓退之與大顛書歐蘇之論孰當因風幸及之

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查滓爲盡心卽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旣未知性卽是於理尙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之况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旣曰

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之亦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謙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尙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

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爲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卽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偏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爲其發乎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爲其得於不勉不思而非出於造作而然也豈若籩豆之事器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

以品節劑量安排布置而爲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小此急而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勉不思處籩豆之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云者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某竊想像其舍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其大槩矣程子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以位爲樂與夫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乎集註又云是雖堯舜事業固優爲之不知所謂事業者就其得於己者而言就其得於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謂狂者蓋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謂行

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掩焉者何處可見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爲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某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強恕而行者力行之事知之在誠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僞爲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重而苦強恕不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

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爲重而告爲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賙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爲重潔身爲輕不幾於禮輕而食重

禮固重於食色矣然禮亦有體小節之殊而食色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言之詳矣無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所示卷子已悉疏其後矣時亨處亦有三紙可互見也元德爲况如何元瞻已歸未也吾人爲學自爲己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

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
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
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
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
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
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
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
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
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
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
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

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
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

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仁不同處先生批教曰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覺看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藥其人之病痛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啓鑰告之且爲它安下一箇爲仁底根脚根脚平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以仁若答子貢之問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胡氏以爲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生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似得聖人之意矣若是根脚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焉果能爲我有乎根脚旣正雖不告語之亦自

然能尋求向上去也前此讀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却把孟子言仁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今此却看得孟子所言惻隱之心與夫人心等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有靠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德者乃是仁之真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爲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姑爲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卽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爲仁處耶

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

如仁之端仁人之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

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

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

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曾妄爲之說曰性無

不善而氣有清濁人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

發於性固無有不善也氣稟之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

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障蔽則或有以梏其

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既蔽其性之善則

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

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

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

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

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

記上前時語

此時先生賜答不以

爲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

前說殊未爲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生也

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能固具於此形體

之中若是器爲刃也必能刺物也是器爲舟也必能行

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

以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

其不思不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

盡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稟是氣之濁與

稟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卽孟子求則得

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卽孟子不盡其才之論

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爲同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

又觀集註曰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強弱是才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所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各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卽
氣氣卽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
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
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
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
之本真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
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
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卽氣氣
卽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
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蓋以此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近之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

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考夫下文所引水流為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然既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既曰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既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清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為水也謙之竊以謂既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有濁者或是泥沙溷之外物汨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為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有深意伏乞

指教

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稟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

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

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

若今裙制近要有殺

入聲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放

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

無殺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

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伏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惟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其註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與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之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比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

教

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比今之諸侯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今日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貫舊音慣註曰貫習也集註無音亦曰貫習也恐是不須音轉亦可此等不應以煩瀆尊聽鄉里後生或來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乞尊察

貫若不音慣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卽須補之若依舊只是貫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答歐陽希遜

所論程先生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亦以爲疑此乃爲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鳶飛魚

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以其教人就己分上略綽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爲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卽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使爲一說也凡若此類更宜深思

所論鬼神一章全不子細援引太多愈覺支離不見本經正意可且虛心將經文熟看甚不能曉處然後參以章句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去著體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分明足可致思乃更泛然而問可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統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

而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可更須深體又來喻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此說則是偽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昭明煮蒿悽愴疏說非是昭明謂光景煮蒿謂氣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今日先看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智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聯讀者亦須識得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橫貫穿無空闕處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至如所引論語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豈是不知有此兩句所以如此筆之於書決須更有深意今乃如此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世文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

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為己之怨人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及程子說

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虛心平氣靜以察之當自見得不可
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
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
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如何

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
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
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
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
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孔墨
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是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
也

簡易引呂東萊解禹貢一段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爲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治亂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爲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爲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答巖時亨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尙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

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着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某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以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便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指之無其義理之性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卽此可見得否覺得此處傳文似猶欠一二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

答云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中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理而言一段之間上下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若但云五行之生雖其氣質所稟不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所謂各一其性如此則辭約而義明正是回教所謂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底意思伏乞指教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

某昨來請問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人生而靜是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已上誠有不容說者然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皆善言性者其大要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言親切著明今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理之說本自精微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無乃使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乎明道此段文意首尾大要是推明人生

氣稟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之者善正謂大化流行
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子言性善止是言義理之性人
所均稟初無不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
氣稟理有善惡似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
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
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
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卽
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卽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
體初不相雜也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是某思慮所未
到伏讀批誨指示親切却覺得先生之說甚明而明道
之說益有可疑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
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

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
須著謂之性雖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
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
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
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
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
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
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
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
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
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閑慢處既有所疑未容
放下再此扣請乞恕再三之瀆

此一段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間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是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

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
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
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已
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
之問而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
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
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
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它有這箇能解橫在肚
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
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

推遜求赤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它不容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

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
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
之中大小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
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
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
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
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
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
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
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
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

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
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
路當蒯贖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輒之食不
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
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
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
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乞與訂正
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
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
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
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

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爲不當而告子白
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爲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
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
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
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
矣

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桮棬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
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桮棬也若杞柳可以爲
桮棬而梗楠不可以爲桮棬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
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虛心看它聖賢所說文
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爲善學若如所論徒爲紛擾
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

多怨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裹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爲善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它人卽所謂遵也遵亦作儻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

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見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考之

越紼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檢看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

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不可也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趣於吉也酌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名汝中間略看亦有

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

初無面縛啣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絕四之說尤爲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此求奇失却路脈也

答曾光祖興宗

知別後爲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答曾光祖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卽是爲主在內之日少卽是爲客耳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大學或問之誤所疑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內去兩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交米草草作此不暇宅及正遠千萬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

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己致思也

答曾光祖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以愧歎耳
所示爲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光祖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別議稱呼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幸更詳之此事尙遠可徐議之也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
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
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
有私意耳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
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爲體
以何爲用又所謂典禮者無非天敘天秩之自然不知
於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
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
主之辨某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雖仁有久近之不同
然非有諸己不能也其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
氣消長分數之多寡耳非三月日月有內外賓主也
所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爲仁是爲
何事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實主之辨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它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興宗未曉
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
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忘而不復畏矣

便疑當
作使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

無事

答曾景建

尋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亶
亶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
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
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
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
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
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
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
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
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

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
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
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
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
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
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
宅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
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
所願望

答曾景建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
得所歸宿爲喜也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
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

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累端之蔽自是己分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譊譊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真實下得切己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答曾景建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黃兄歸奉報熹以臺評蒙恩鑄免尙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反懼重坐令人

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
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可款扣也

答曾景建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
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
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
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妄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
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
段之云亦可謂怪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
且自理會已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
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
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雅
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日力也

答曾景建

季通遠役深荷煖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歷尤精詣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竟未暇細考但釋親篇恐非如所刊定也禮書已略定但惜無人錄得亦有在黃直鄉處者聞吉父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情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動靜而異其名耳

答曾景建

別紙七條第一論勿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不可以該動故聖言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但立語用功自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曾點言志以爲便欲進取揖遜泰和

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言其日間受用處而自它人觀之則見其或出或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非專指揖遜而言也第三論問答衛君一條以爲有所畏避亦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上章亦然第五責原壤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有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按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据非馬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其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草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急又看得差了且須虛

心認取聖賢立言教人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爲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疎脫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考据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爲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文書文錄

文而發矣

發其字無他

與吉父

近來

或成

助龍

參同

詩寄

以

以

考異補遺

答林德久伊川曰心具天德內條與諸先生議論不同下

本有盡心知性此是大學第一

皆從心上用功本有一如操舍存亡求放心之類

答嚴時亨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問有禮無大小未

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

處是亦禮之重答此章無他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

矣

答曾光祖仲尼絕四意有思也本有一竊意

福州府儒學訓導鄭璉校

答會決勝中其部四章有思也本音縣意

矣

與長衣壽之重註出章豫也何強燥離本文自何具

嘗不重然食也不可謂食也音制而重然壽食也

答遺報亭藝聖人之本意以感文也同行斷無大小未

皆與少土里也本音收對舍字士末效少之

本音盡少映掛此長大學一

答林翁人時以曰少具天翁納與論去生強編不同

李異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元德洽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
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
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
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
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
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
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
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
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
也孰不可忍亦不必如此說此等處有兩說當時存之皆

不偶然更宜詳玩也武成文字不曾帶來不能盡記春秋之說尤所未究此類又是一種功夫未曉卽且闕之可也易數之說近有一書謾往讀之來問所疑已悉具其中矣七經向見其初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其間詩說尤草草也

答張元德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着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

學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
臨漳四子四經各往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
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
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
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
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而作孔
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鄰幾嘉祐雜
志也

答張元德

示喻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
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
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
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

也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所喻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爲三以一爲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偶未是一爻也一奇爲三故三奇爲九方得老陽之爻一偶爲二故三偶爲六方得老陰之爻兩偶一奇乃爲少陽之七兩奇一偶乃爲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汨沒了一生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

深以爲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
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
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
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
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
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
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
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
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
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
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
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

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禘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答張元德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凡此更反復之當自見也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武之事權也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此義聖人蓋難言之若看未透且姑置之不必深致疑亦不必多爲說也廟議看得似亦未精子孫之於祖考恩雖無窮而義則有止不可過不可及亦並行而不悖且以周而言之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固世俗淺薄之論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帝嚳以至於無窮又賢者過之

之失也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
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
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
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
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
本文肆爲浮說說得即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
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
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
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
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
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

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注說得儘分明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真爲擎拳豎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習率性鳶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答張元德

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

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看取子約心性之說甚可駭來喻所引孟子甚當張云孟子論性而以惻隱羞惡恭敬是

性難知而心可盡所謂盡其心者如程子所謂當處便認取此句不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積習既

久脫然貫通之謂也盡心也又如論語集注所云隨事精

察知性也而未知其體之一盡心也真積力久而將有所得

此即盡心知性之案此段內注字係先生批

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為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也

禹惡旨酒一章

此等處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牽合

天王狩于陽

春秋熹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各分尙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李催郭汜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考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爲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瘡者以砒霜鍛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

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遽棄國而出
奔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
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
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
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爲如何
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
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考之於經不見許
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
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
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

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巖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此間爲况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中庸言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妄意以爲健順用也仁義禮智之性體也健順二字在上者先言用而後言體又以配上文先言陰陽而後言五行未知是否

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先生前歲論伊尹樂堯舜之道一段云樂堯舜之道須是見得是獨自底非是衆家常住底今歲先生又言衆家常住底何者非堯舜之道又言若堯舜之道便是衆家常住底則不消更說堯舜

後說近是但所記語有差今亦不記當時因何說此也

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
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
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卽月窟亦爲春也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集注中說曾點處有樂此終身一句不知如何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宅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擎拳豎拂之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昨蒙賜教謂存心者處心也集注又曰以仁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而直卿說是以其心之所存處看它念念在何處某以爲若如先生之誨則是以仁禮存在心中若直卿之言則是以心存在仁禮上二說孰是

直卿說得亦是但要本文意義順似注說又須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亦不是將仁禮存在心裏也

蔡丈言天根爲好人之情狀月窟爲小人之情狀又云

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爲惡陽爲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爲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卽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寔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

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答林退思

某區區之見亦惟以儒者職分實不易盡今之學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聞而不講或講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闕用是憤悻不遑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泛參百氏之書師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斯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則有以處之時有大幾則足以應之顧瞻海內之君子自治嚴密規摹廣大而進修不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惟先生一人今屈於貧困寸步不能自致不獲以酬其所欲言雖在此而心則在函丈也某在天地間甚不足道亦知不肯爲小人儒慨念往古道學素明到春秋時賢士大夫議論與夫經理其

國尙有標置正學旣晦人物便不耐檢點資稟粹溫者
間有暗合古人仁心處尙足以維持國體使意脉未絕
資稟奇偉者間有暗合古人仁政處尙足以把持事務
使世變未極更要進前擔負自應是去不得此某所以
欲汲汲講究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庶幾識古人所謂大
學者今以乏財不得進拜函丈誰其成就之律曆兵法
要識端倪莫指其蹤古今損益大變職分所當急朝夕
看諸儒之論以己見揣摩迄不知其旨鄉間諸賢無有
收而教之者只得將六經涵泳耳

某聞明學問之全體而後可以底夫大成蓋知至其所
至而不能終其所終者有矣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
終其所終者也孔門之高第若子夏子游子張止於有
聖人一體則造夫全體者寧有幾人然全體之不知則

有同門異戶之患雖欲有其一體不可得矣古之君子所以終日孜孜惟恐學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識不足以周萬物之情者以爲不如是則有所偏倚而無以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之不立猶不登泰山無以見天下之小不遊大海無以見衆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既卑安藜藿之甘難語太牢之味固有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自以爲見性成佛終不明寂然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略之所駕馭自許以致功立業終不明行所無事之知也涉獵先民之論泛觀古今之書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傳也夫是之謂無以立乎其大者也若知從事於其本而以道之全體爲準的則學足以知性命之正必通乎死生之說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下之務則坦然

見王道之易行不至於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
識足以周萬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無非畜德不至
泛濫無統迄無立身之地矣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由
天下之正路而業可大也德可新也血氣有盛衰而與
生俱生者未嘗變也所遇有窮達在我未嘗有加損也
智及乎此則可與造全體矣某雖昏蒙尙知自勉追懷
古人夫豈無志今世英才誰肯自卑今欲考百氏之同
異收斂其偏以求其全鄉居僻陋書冊無所取欲廣交
四方之名人合其所長用以自反貧窶無資寸步不能
自致深慮日月易流有負初志結茅爲庵以退爲名奉
親之暇涵泳六經退省乎日用之間自求日新之功庶
乎有得焉耳敢望先生發揮其義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

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斲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

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書因見幸略道意

答王晉輔峴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王晉輔

示喻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

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若祔則孔子雖有善殷之語然論語中庸皆有從周之說則無其位而不敢作禮樂計亦未敢遽然舍周而從殷也況祔于祖父方是告祖父以將遷宅廟告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于寢非有二主之嫌也主復于寢見儀禮鄭氏注至三年之喪畢則又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宅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此周禮鄭注及橫渠先生說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亦不必如殷之練而祔矣禮法重事不容草草卒哭而祔不若且從溫公之說庶幾寡過耳

答王晉輔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辱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惠問尤以為慰訊後已復改歲遠惟感時追慕孝履支勝熹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

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大學已領便中却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爲此冗長無益於事或徒能相累耳徐侍郎所欲鏤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諸書南康板本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子者是何本也只看其間有大同小異處子細咨問季章參考得失便自見得若有所疑切冀見諭當爲契勘奉報也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卽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兼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闊遠不若且就本

經文義上爛熟咀嚼之爲愈也無疑人到多日偶以雪寒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遠千萬節哀自愛

答王晉輔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于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尙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

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王晉輔

所喻跋語今再寫去臨川者亦累問不得報此書度已溘溘不可得矣今亦不須問也疑義足見向學之意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其他闕文數處或是或否皆非講學之急務况集注中又已有

說甚明自可觀考不必問也畏縮之說蘇黃門亦云然非
本文之意兼集注中亦已有定論禮書縮訓直者非一宅
日當見之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范碑曲折嘗以鄙意請
於益公未蒙剖決然此公揚歷之久更事爲多必有見處
後生况亦未須遽論此事豈可因此便議前輩之失非所
以致敬於達尊也程糾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不透
深可憐憫渠元不曾寄來却是身後爲人在廣州鏤版方
得見之甚恨不得及早止之做此話灑沒了期也然世間
識者亦少但恐後世有明眼人指點出來耳吾友今亦未
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
識漸明履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
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
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

不可忽也景陽悼亡可念才臣書未到巽伯亦未有人來書寄婺女迂迴難通今後只託人寄臨川劉教授處可也不知渠書中有何說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暮良以爲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爲致此意

答杜仁仲良仲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尙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
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
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
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
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
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著力要切
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
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答杜仁仲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喜聞比日
所履佳勝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
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答杜仁仲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卽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答杜仁仲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答杜仁仲

夏仲所示疑義已附己意於其後試詳考之更加虛心游
意反復玩味久當自釋然也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
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
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
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
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五行之神

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如萬物
而爲言者也來喻大槩得之但恐却將神字全作氣看則
又誤耳

明道云生之謂性一條

明道此章內性字有指其墮在氣質中者而言有指其本
原至善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令分明不差方可子細

逐項消詳今來喻大槩蓋已得之只其間有未細密處且更虛心玩味久當益精耳繼之者善易中本指道化流行之妙而言此却是就人身上指其發用之端而言如孟子論性善只以情可爲善爲說蓋此發用處便見本原之至善不待別求若可別求則是人生而靜以上却容說也孟子所論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亦是此意更詳之所云水之方分派者未曉來意恐非明道之本旨也

答杜貫道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卽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

答杜貫道

節次示及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矣其

間雖有小未通處今亦不暇一一條析奉報也致道歸草
草附此作書多不能詳細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
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殊
勝書問往還也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
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
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
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
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
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旣與物
接若都恣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
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

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答胡文叔環

承書喻及先世交遊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慰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答潘坦翁履孫

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某恐經文止曰識之未又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

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容別爲之說蓋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子與人歌而善程子曰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
不正不坐同某未曉其義

反之猶言從頭再起也若只就中間接續便和則不成全
章矣故必使其歌已畢從頭再起然後和之則得全章程
子意蓋如此然其意亦恐未盡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某謂亂者指其成言之爾蓋樂章
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爾非專指亂而
言也

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注大槩說
過可也

不踐跡一章集注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某謂質美
故不爲惡未學故不能知古人所以行者而踐之惟其
不踐跡故亦無自而入於室也

集注用程張二先生說其理甚精恐非如來喻之云也更詳之

答奚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但孟子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謂集義於此以養彼浩然之氣也又謂不必於應用處斟酌是否亦恐未免離內外判心迹之病聖賢所謂義者正欲於應用處斟酌耳但日用功夫自有先後緩急不可先其細者而緩於大體恐仲淵意是如此若其不然恐更合商量也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脫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爲急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計左提右挈長者

之力為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為幸甚矣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有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所以自勉也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無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

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
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
論語尙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辱書欣審比日所履佳勝講學
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有得如今
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
濟事又所記心性之語亦似語脉中不無差誤今不省記
當時如何說也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
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爲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
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

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
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
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
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
且討箇書讀換却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
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
了期也

答高國楹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
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
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
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
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常鄭猶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小學教諭見無職事可掌使任其責似亦兩便試推此類多爲之塗以收拾教養之則人情感悅當無扞格之患矣

答李晦叔輝

所說工夫亦且如此做去看久遠如何有疑却喻及吳掾

亦聞其人相處有何議論邪隆興江法曹有書寄渠處必
時有便也其人清苦力學但溺佛好穿鑿耳令弟今在何
處前得其書未能別答所論顏子準的甚善但難如此泛
論須子細說出日用工夫次第曲折方見得是非耳幸以
此意語之也

答李晦叔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爲虛說
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
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
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
混并說也江掾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論已得之矣
更切涵養爲佳耳

答李晦叔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可更詳之聞戶曹多學禮說唐人議論可試扣之可檢看也江法掾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爲大不便耳

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煇竊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

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古今家祭禮中亦有此

段但恐彼無本耳

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輝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

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爲得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更冀裁之

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

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

答李晦叔

所問數條大槩相類只是所從言之不同其實則無異義但虛心遊意兼存而並觀之久當自見其實固並行而不悖也程子不得於言之說恐記者之誤不必深疑呂后稱制武氏革命事體不同自分明光武追廢自其私意不得爲中理也

答李晦叔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先生於集注中去却上句血字及下句氣字然今南康所刊本又却仍舊從范說不知如何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范氏

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

集注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之人不知命則避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公伯寮愬子路章乃云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安二說似相反某謂公伯寮章指聖人言所以不決之於命而此章乃爲欲爲君子者而設不知如何

來說是也上蔡說得此意思好語錄中有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關處又却不然

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

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先生頃者次對實以待講之故除此與伊川除說書而授朝官者何異伊川罷說書而辭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待制事體實同伊川素不曾陳乞封敘先生既用次對奏薦又却力辭職名學者多未喻陳和父以爲伊川出處與先生不同居其位則受其恩數乃理之常至他日不合而去但當辭其職耳不當并辭恩數也不知如何

此事不敢自分疎後世須自有公論也

此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

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温公祭畢獻壽雖言敘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也

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爲士者
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
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有戾矣

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
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
冒衰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
也

答李晦叔

大學或問中陰陽五行之說先生答黃寺丞云陰陽之
爲五行有分而言之有合而言之輝嘗推之云云
分合之說固如此然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
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
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智義

或問曰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輝竊嘗謂命可言所賦性可言所受而智愚賢不肖是其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也先生却以智愚賢不肖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耶

賦猶俗語云分俵均敷之意書傳之說或以性言或以形言當隨處看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介然之頃而其本體已洞然矣輝竊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體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斷無自覺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功夫次第曲折然後本明之體可得而明

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察

答李晦叔

輝曩者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誨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輝因思之未見有重疊處

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著力更下注脚枉費心力先生又批誨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輝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輝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

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誨之意正是爲已存者設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也未審先生以爲如何

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輝竊嘗謂學者却須當常存此心於莊端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庶乎可以默識矣然欲真實識其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輝竊嘗謂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由格物致知功
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明其明德也今使天下之人
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略不煩於用力
焉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
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
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一是皆以修身
爲本豈是刪了上四事耶

夫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
此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
輝竊詳此段所說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
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
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說人

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卽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橫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爲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人甚少難入羣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爲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分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

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

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几筵然譬之
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
爲一所可也輝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用正妻一人或
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輝嘗疑之謂凡配
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
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
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
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
之禮不同輝竊疑橫渠乃是及至理而論不得不然若
欲處之近人情只合從先生所答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
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
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

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机隍而不
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
可耳

問缺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人當有以
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
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
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
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
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
會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

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宋傑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己接物大抵以和爲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

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辨集則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尙

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余國秀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說既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要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竊謂交際處於此要可見然形化既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川流之不息凡飲食呼吸皆是流通處此身雖由父母生而莫非天地陰陽之化此其所以有天地具情性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歟

其大槩來歷固是如此然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

又嘗因推測人之身而并及於物以至動植之殊各極其本原而察之竊謂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其清濁偏正之不同亦從初有定而其後大化流行亦不能變易如人之必爲萬物之靈麟鳳龜龍之靈知猩猩鸚武之能言之類皆是從初如此後來亦如此

以身而言則所以爲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者皆有當然之理以至爲衆人爲百物皆然不可不一一辨別得非是只要如此推說也

竊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己時是心存不由己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有認氣爲心之病

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常常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

之當然也

竊謂人性本具衆理本明萬善由氣質物欲之雜所以昏蔽上智之資無此雜故一明盡明無有查滓中人以降必有此雜但多少厚薄之不同耳故必逐一求明明得一分則去得一分之雜直待所見盡明所雜盡去本性方復學者體此以致復性之功不知如何此說是但須是實識得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不可只如此鶻突說過也

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恐只是無氣稟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與聞見惛然相契其決如此顏子不違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聞云云則其立志雖勇然用力亦似覺難恐亦未免爲氣稟物欲所累也

同上

氣稟物欲均爲害性然物欲之害易見氣稟之害難知然氣稟有二若昏而不明則隨所學可以漸進於明若偏而不中則強者只見得聖賢剛處弱者又只見得聖賢寬和處不知如何

所學漸明則所偏亦當漸覺矣

體察情之動處

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

先生序此四者爲格物之先竊謂學者欲從事於學必先明乎此而後進學之功有實地之可據苟爲不然則終覺散漫無統而所學終無所歸宿矣

或問中此段只是說從自己身心上推去到事物上都有

許多道理但要逐節逐件識得不是只要如此包說也

答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一本無余國秀

燔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強探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
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爲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常
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後是
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莫更計較功效遲
速也後段放此

燔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爲不知其孰爲
禮孰爲非禮顏子所以纔聞克復之語便知請問其目
纔聞四勿之語便承當去雖是資質絕人亦必是素於
博文約禮上用功今之學者且先以博約爲先而四勿
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實效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異時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

燔竊妄謂性之者多由內以達諸外而自不廢夫在外之功反之者多資外以養乎內而始有契夫內之理如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與夫博文約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今之學者唯當悉意於此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

燔竊謂先生教人只是欲人持敬致知克己以復其性其間條目却自多端

自做功夫看卽自見得不須如此泛問也

燔謂敬齋箴後面似少從容意思欲先生更著數語使學者遵守庶幾無持之太甚轉不安樂之弊

前已言之矣

燔祖妣捐弃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于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爲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

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卽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爲過於厚亦不必以爲悔也朋友之問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己之誤也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

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志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

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燔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少備辦經用儲之堂前以爲久遠團樂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

諸位各辦歲計其力不能辦者如之何此須熟慮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燔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其教官可以請祠燔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它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卻也

燔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

欲彊甲兵當做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
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燔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
用明道賓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
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
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
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矣

燔謂釋老之學所以舛謬只緣未能致知但據偏見直
情徑行所以與吾道背馳使其能求通於聖人則其所
至豈小小哉又嘗求二氏之學所以盛衰之故釋氏主
於心緣其就根本上用力故久而愈熾老氏主於身緣

其所執亦淺狹故久而微削

且熟觀義理久之自然精密未須如此椿定死法也

燔外家司姓外祖早世外曾祖復子一戴姓者戴死無

子只一女舅氏爲之服三年喪且合葬祖塋祠之家廟

屢稟之舅氏遷戴氏葬之宅所改外祖合葬外不是祖

母之側除戴氏之享使其女主之量分產業使之備禮

事今雖未行而朋舊多以爲然續又思之云云

初說甚善然亦有一句未是以河廣之義推之可見又思

以下則又過矣不共戴天謂父母見殺而其人不可死者耳

移之於此似非其倫若果如此則禮經何爲而制服邪夫

死而嫁固爲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爲

之制禮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

燔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霈者且悔之又恐兄

第間有堅欲陳乞者燔以爲不若作一狀子刺破乞備
申省部照會方爲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
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
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卽不妨若指
名告示聚衆毆擊則非所宜矣

燔竊謂明德新民不是自己一切事都做了後方去新
民隨所及所值而爲之耳

兩語有病

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

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

至為善如堯舜文王之為聖湯武之為征伐周公之為臣
孔子之為師伊尹之為志顏子之為學又謂至善在己
則為天命之性在事則為率性之道推之天下則為脩
道之教此聖人之事也若學者則就教上尋求向上去
到得極處皆只一般元無加損
說得未是亦不須如此閑說矣

不知止能得燔嘗謂洞然無蔽之謂知確然有實之謂得

明則誠矣

近之但語未瑩

知善之明也得身之誠也

近之

慮謂知之尤精而心思所值無不周悉

是

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
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
之來不特能卽事見理又能先事爲防如後甲三日後
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已至未然皆無遺鑒
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爲得其所止則可以謂之誠有
是善而誠極是矣其極立矣

此段得之

燔謂知則知其所當然慮則并極其未然
知是閑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是
燔謂知止有明而未誠處得止則一一皆誠矣到得至
誠田地上面更有變化不測在
未須如此閑思想看文字且理會當處義理漸覺意味深
長乃佳如此支離不濟事也

是燔謂大學之意當持敬以養其所知之本格物以廣其
未所知之端使吾心虛明洞徹舉無不燭則是非當否各
以呈露而至善所在自不容有所蔽矣周舜致以謂知
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
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
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為至善
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
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
難以一槩論也

物有本末本末燔謂先後之中更有輕重本末之先後
重始終之先後輕

不須如此分別枉費心思道理又不如此無益而有害也

燔謂注文於明明德於天下者之下似少自己推之之意

經文次序已自詳悉何用更說

或問於明明德於天下處只言誠意正心修身而不及致知又益以親親長長而不及齊家治國平天下願聞其指

致知所以明之親親長長卽齊家之大者

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考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它似未免乎略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

大學傳九章其家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

彼之不可教卽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若

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為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燔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淺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它如何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用力自克亦頗

得力而敬子不以爲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己者也

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爲知所先後耳

燔謂喜怒憂懼之氣心實帥之帥稍動搖氣不聽命則必有是四者之累學者固當逐件上用功然非先正其帥亦未見其爲全功也

如此則與此傳文意全然背戾矣試更推之如何

誠意謹其發正心存其體又曰誠意者實所發於我而我命之心正則不問寂感而本體常在

兩條說意誠皆未安

宋傑嘗觀傳之六章注文釋自欺謹獨處皆以物欲爲言或問則兼氣稟言之似爲全備

此等處不須疑語意自合有詳略處也

宋傑竊謂動於物欲而假善以自欺易識而易治雜於氣稟而爲善之不切難識而難治欲得精察氣稟之爲害而克治之當以何道

考之經文可也

燔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彊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夫好惡真切如此而病復隨之者何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康叔臨淵以爲一物格則一知至燔謂所謂物格者乃衆理俱窮相發互通以至透徹無復餘蘊然後爲格若

天謂一物明一知進則可一物格一知至則不可
伊川先生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叔臨又謂或問所謂內外昭融內謂理之在己者外謂
理之在物者

內謂理之隱微處外謂理之周徧處

燔謂釋氏不務格物而但欲自知故一意澄定而所見
不周盡吾儒靜以養其所知之本動以廣其所知之端
兩者互進精密無遺故所見周盡而有以全其天然自
然有之中

大槩近之然亦未盡

或問所謂詣其極而無餘隨所詣無不盡燔謂詣其極
猶渠成隨所詣猶水隨渠至

譬喻未精然亦不須如此模寫

程先生說學者之知道必如知虎者燔謂不待勢法迫驅而自不能已無所為而樂於為之者真知者也然知而習習而熟又精思而後浸得其真非盡知即能洞徹大也

此亦以中人言之前已略論之

宋傑讀書遇曉不得處即掉下再三讀之竟不曉即置不復問不知其病何在

其病在是

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宋傑

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論天地之所以高深燔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

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算數得之非
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
空中一圓球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
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燔以爲此說與周子太極圖
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
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
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

名天經只是近世人所作然類集古
今言天者極爲該備不知曾見之否

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
其鬼乎燔謂鬼雖爲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

云云

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它大槩亦

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小學注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燔謂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哉

諸父異宮非可以徧詣而定省之且若如此則將不得專乎事父母矣此愛敬之等差也

程先主齊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爲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爲失不知其意果如何

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程先生云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燔謂物之大旨各有精要若泛求之殆亦徒爲紛紛無所底止

伊川先生所論格物功夫數條須通作一義看方見互相發明處如此一條須與求其所以奉養溫清之法者通看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二

...

...

...

...

...

...

...

...

...

...

...

...

...

考異補遺

答張元德來書所論通復云云而誠無不貫本一作故以爲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太伯之事正也文武之事權而不失其正也此義並行初不相悖若看未透且闕之亦無害若見得義理表裏洞然則自見得有下落矣荆公廟議亦須看得禮家文字熟後方見得無可疑者今人正欲廢稷不祀賢者乃并譽以上而遂之無窮此觀過於黨之論也

答李晦叔橫渠先生曰附葬附祭云云不得配享可乎

本有一輝舊曾如此請問先生下有無答後來拜領批誨

云云諸侯之禮不同下有伏詳先生批誨已自極合人

情然橫渠所說又如此尋常舍弟亦疑附祭之義爲

未安適與橫渠所論暗合輝竊疑橫渠云云

只合從先生答有無所說萬一從橫渠說則前妻無子而祀奉者却是再娶之子又將何以處之答文

元元請為之懸不同情分精福州府學訓導鄭璉校

本有戰誓會收此請問夫主不始送來拜於姓請

答李與弟謝渠夫主曰胡韓州祭元元不拜隨享何平

上而廢文無得出購處其黨文歸也

與爵無可錄者今人五為類對不所實者以其學以

爵育不錄矣陳公應鑄亦願書爵對家文字據於文

未及且關文亦無害若具爵舞野表裏同然限自景

定文專辭而不失其五出出舞並行亦不殊對若書

為王行文對亦無可錄更對指文大自文專五出文

答明示爵來書似論證疑元元而始無不實本中始以

答吳謝書